

# 扫叶山房究竟在上海哪条街?

巢 静

汪曾祺《读廉价书》之“扫叶山房”篇中提到他在上海的一间书店买过一些不算善本的书,“扫叶山房是龚半千的斋名……但这里说的是一家书店,这家书店专出石印线装书,白连史纸,字颇小,但行间加栏,所以看起来不很吃力。所印书大都几册作一部,外加一个蓝布函套。挑选的都是内容比较严肃、有一定学术价值的古籍,这对于置不起善本的想做点学问的读书人是方便的。”他说“买过一些扫叶山房的书,都已失去了。”文章写于1986年,“这家书店在什么地方,我不记得了,印象中好像在

马年进入倒计时,南京路上的第一食品商店酱菜柜台前竟排起了长队,队伍还拐了两个弯。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发酵的喧腾和期待,队伍移动得很慢,却无人焦躁。悠长的酱菜玻璃柜台,几十种酱菜一字摆开。在如今什么都讲究即时、什么都能一键送达的年月,眼前的队伍反倒成了稀罕的景象。灯箱广告上喜气洋洋地写着八个金字:“好食连连,马上有福”,应了这“马蹄”腊月,仿佛收到了一种踏实的、即刻兑现的吉祥。

一位老阿姨笑嘻嘻地提示售货员:“酱瓜要顶皮青的那种,泡菜里的仔姜请多捞些,糖蒜最好是被汤汁浸得透一些的……”刮辣脆脆的上海话,牵出了以往家中年夜饭的场景。

除夕的家宴,早在几日前便谋划起来。夫人是大厨,我是帮手。鸡要炖得汤色金黄,鱼须蒸得形神俱全,肘子要红亮酥烂,各色炒、爆、熘、炸,林林总总,摆满一大圆桌。不过最先见底的,往往不是那些硬菜,反倒是桌角那几个不起眼的青瓷小碟——里头盛着的,正是一些酱菜。暗绿的酱瓜切得薄薄,卷成一个个小圈,咸里透着鲜;泡菜红白相间,脆生生的,咬下去有细微的响声,酸得爽快,辣得醒神;小小的玫瑰大头菜,黑褐油亮,咸甜交织,最是耐嚼;还有那糖醋大蒜,胖嘟嘟、亮晶晶,如暗红的宝石,褪去了生蒜的猛烈,只剩下绵长的酸软与脆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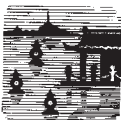
几碟小菜,看似随意,却是家宴上不可或缺的“镇桌之宝”。当舌苔被浓油赤酱、丰腴肥甘熨帖得有些木然,甚至生出些微倦怠时,只需一小截酱瓜,或一箸泡菜,那股子清锐的咸或酸,便像一道闪电,倏地劈开味觉上沉滞的暮霭。如果这时再啖一口温热的上好黄酒,或品一勺醇厚的浓汤,那滋味,竟比先前还要饱满十分。也许这就是饮食里最朴素的辩证法了,正应了那句老话:“要想甜,加点咸。”酱菜的妙处,就在这“戒臆添欲”四字上,它是一桌华宴里清醒的旁观者,也是享受的引渡者,将味蕾从臃肿的边缘拉回,重新领向对一切美味的探索与鉴别。

酱菜,实在算不得什么名贵食物。它来自最平常的菜蔬,萝卜、白菜、黄瓜、蒜头,经过时间与盐卤的点化,脱去鲜嫩的水色,沉静成更耐久、深厚的样子。在漫长的岁月里,它曾是佐粥下饭、弥补清贫的恩物。在物质匮乏的年代,我第一次长游长江的那天早餐,吃的是泡饭和酱菜;读大学时,晚自习结束后回到寝室,也是用剩饭加酱菜炖腹后入睡的。如今,在物质丰盈到令人眼花缭乱的时代,酱菜依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小小的酱菜里,藏着一部百姓生活的微观史。从求饱,到求好,再到求味觉的平衡与层次的丰富。

玻璃柜台后面,戴着白帽子、系着白围单的中年女营业员,手势极为麻利地称好了我们点的酱菜,然后又打开其中一个塑料袋的口子,给糖醋大蒜加了点汤汁,并笑着说:“汤汁不计分量。”我们“马上”会有何止是口福,更是当下最真实、最适意的——风景这边独好。

上海酱菜

杜静安



上海四马路。”汪曾祺1946年8月至1948年3月在上海驻留了一年七个月左右,在一家私立致远中学教书。除了教书和写作,“在上海,我短不了逛逛旧书店。有时



清末民初有“东段书报出版,西段风月娱乐”之说。书店有,基本规模不算大,倒是附近的棋盘街(今河南中路)才是书局集中的一条路,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书局总部都在这里。

我翻开《老上海百业指南》,在该书上册第八图上看到了扫叶山房,位于棋盘街(今河南中路)129号,地图上标识为“扫叶山房书林”,左隔壁133号孙广兴钟表号,再过去为广益书局,右邻127号为合众教育用品社。按图索骥可知扫叶山房不在四马路(今福州路)。不过河南中路和福州路直角相邻,从河南中路走到福州路,或者反过来,都顺道,六十几岁的汪曾祺回忆二十几岁时逛旧书店,记忆有点差错也是正常的。

汪曾祺说:“我不知道这家店的老板是何许人,但是觉得是个有心人,他也想谋利,但也想做一点于人有利益的事。”上网查了资料,360百科“扫叶山房”词条下有很多资料,开头简介如下:“扫叶山房是一家有三四百年历史的老牌书店,最初创于明朝万

## 俯仰集

齐铁偕

### 途中遇雪

天地气嘘呵,依稀见大河。霏霏风雪里,款乃一船过。

### 落日

云影若浮天,长河起夕烟。青山山有缺,缺处日浑圆。

### 江南

江南雪初霁,丛梅一笑新。天横明月半,万顷水衔春。

“夜光杯”刊出了杨柏伟兄的《集邮家周煦良》一文,很巧,我在不久前有幸得到同时也是翻译家的周煦良旧藏——王科一译《不可接触的贱民》豪华本,那就也来说一说。

王科一是具有传奇色彩的文学翻译家。他是安徽太平人,1952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英国文学系,历任新文艺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编辑。他译有薄伽丘《十日谈》(与方平合译)、奥斯特《傲慢与偏见》、狄更斯《远大前程》和朗费罗《海华沙之歌》等世界文学名著,在文学界享有盛名。令人痛惜的是,王科一在“十年浩劫”中含冤离世,年仅四十三岁(1925—1968)。否则,正值壮年的王科一一定会给我们留下更多的经典译本。有论者认为,王科一之死是当代中国文学翻译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悲剧。

王科一译这本《不可接触的贱民》是印度作家安纳德(Mulk Raj Anand, 1905—2004)的中篇小说。安纳德是英国哲学博士,在南亚艺术史研究上也颇有造诣,后致力于文学创作。《不可接触的贱民》是他前期的代表作之一,小说通过厕所清洁工巴克哈无意义间触碰到高级种姓



历年间,先设店于苏州阊门内,后于1880年设分店于上海彩衣街,又在租界棋盘街设分店,称“扫叶山房北号”。青年汪曾祺去的就是这家。“店主曹氏,先世居苏州洞庭东山,于明末清初购得常熟毛氏汲古阁书版而设此扫叶山房”。扫叶山房之名源于“校书如扫落叶,随扫随落”之含义,又有种说法是当地有一位刻书家叶氏,很有名,席与叶两家相争,“扫叶”之名自是胜出之意。据介绍,扫叶山房出版各种书籍,经史子集、字典尺牍、旧小说、中国药书等,均为石印,木板线装都有。

网上找到一张旧图,乃扫叶山房发布的竖版繁体字广告图片“新书发兑”,我句读录一下:“袖珍日知录集释价洋二元金,台书院课十录初二三四集洋七角,四书会要录洋一元二角,清河书画舫洋一元二角,徐灵胎医书六种附录洄溪医按慎疾言共八种洋一元六角,此外新刻各书籍名目繁多,不能备载赐顾客者,请至各书坊内或本坊选择购取不误。苏州阊门内中市

新鲜劲,王大伸手指去触碰它,王四立即用喙啄食,力道不大,就像发卡夹在手指上,王大形容那感觉痒痒的。

养了两只鸟后,清理鸟粪的工作量陡然增加。起初觉得

## 小鸟王四

陈睿映

鸟味好重啊,久了也就闻不出来,大概我身上也是一身鸟味。有时朋友以为我衣服沾染了牙膏,但我自己知道,那可能是牙膏,也可能是鸟粪——养了什么宠物,就会对它的大便习以为常。我以前不理解路上偶遇的狗主人如何能面不改色地用纸巾包起狗狗的大便,一

之后的一系列遭遇,有力地控诉了印度种姓制度的残酷和荒谬。王科一的中译本1954年12月由上海平明出版社初版,28开本,书末有《译者后记》,列为“近代文学译丛”之一。

我所得的这本《不可接触的贱民》是精装本,淡褐色细绢布面精装,封面和书脊上的书名、作者名和

## 周煦良的一本“豪华本”藏书

陈子善

译者名均烫金。封二正中还粘贴有一枚方形说明页,照录说明页上的文字如下:

安纳德博士所著杰出小说《不可接触的贱民》的王译本,初版除印行普及本16000册之外,特加印豪华本10册,专供藏书家赏玩。豪华本之编号除赠送原作者安纳德博士一本另有号码外,国内九本为0001—0009,每本均有译者王科一之亲笔签名,此本为0002,谨赠予周煦良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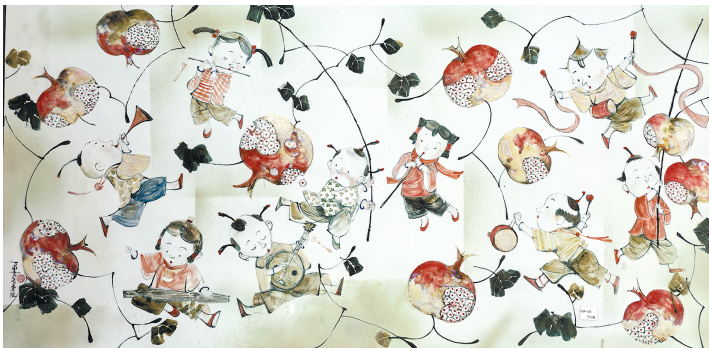
其中,“王科一”“2”和“周煦良先生”这些字是用黑色钢笔填写的。这段画龙点睛的文字说明明确告诉我们,《不可接触的贱民》初版16000册(与版权页所示相一致)之外,还另印了10册编号“豪华本”,“专供藏书家赏玩”。而我所得的正是编号0002,受赠人正是周煦良。

那么除了赠送作者的0001号本和我所得的0002号本,另外0003号至0010号本,王科一应自留一本,其余的赠送给了谁呢;七十余年过去,这些编号本中还有几本存世呢,都令人遐想。0002号本虽还不能被断定已是“孤本”,却也极为难得了。

那么,王科一为何把0002号本赠送给周煦良?首先,当然因为周煦良(1905—1984)

比他大二十岁,是他尊重的文学翻译界前辈。其次,大概因为周煦良也是

一位“藏书家”。周煦良后来撰有长文《读初版书》(参见《周煦良文集》第1卷,2007年1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初版),文中对中外文学名著尤其是新文学名著的初版本多所论列,诸如收藏初版书的动机(以书重、以人重和以印数重)、初版书讲究原装、初版的毛边书忌切边、初版书中的初印本与后印本之别、初版书的鉴别(包括木刻本和排印本孰先孰后、版权页不注明版次何以判断版次等),以及改定或补充的重版书也应注意,文中都谈到了。但对特制豪华初版书,并未专门论及,虽然他1956年写《读初版书》时已经得到了王科一这本赠书。王科一把这本豪华本送他,该是遵循了“红粉赠佳人,宝剑赠英雄”的古训。周煦良当年收到这本编号0002的“豪华本”,应露出会心的微笑吧?



事事如意 (瓷板画) 丁小方

街。上海大东门彩衣街老扫叶山房谨启”。此处署“老扫叶山房”在彩衣街,棋盘路的自然就是扫叶山房北号了。

我又搜索到一张应该是扫叶山房出版发行的旧书扉页,“扫叶山房石印”字样下有扫叶山房的瓦当形朱文篆刻印,再往下印有“发行所”,发行所下罗列五家部门:上海棋盘街,上海彩衣街,苏州阊门内,汉口四官殿,松江马路桥。扫叶山房的布局建制一清二楚了。松江1958年才归属上海市,清代属江苏省松江府,所以与上海并列一地。至于彩衣街,

查询而知彩衣街在上海历史上原来有过,位于老城厢,东起三牌楼路,西至河南南路。清末民初时期,此间集中了不少成衣铺而得名,后改名为量锦路。

以此为线索,持放大镜于《老上海百业指南》上查找。在该书下册第24图和第27图上看到了量锦路,只是没有发现扫叶山房。《百业指南》成书于1947年左右,基本上搜罗标示了彼时上海的大多数商业店铺,如果没有标示到的,那么可能就是查无此号。扫叶山房曾在彩衣街是肯定的,那么只能说也许在《百业指南》编辑出

版时的20世纪40年代后期其已经撤离彩衣街了。推测那本刊有5处发行地的书应该是扫叶山房1947年前出版的。

此番查找,扫叶山房真实位置有了下落,颇感欣慰。



## 夜光杯

没有来过一样。窗台上还留着王四的鸟粪,滋润着它最爱啄的那盆薄荷。好奇怪啊,它已经深埋于土下了,它的粪便却还那么新鲜。

不久黄梅雨季来了,窗台渐渐湿成一片,那些白色的、黄绿的小碎点渐渐隐去。后来我又遇见了其他小鸟,就像飞走了王二,迎来了王四一样,窗台上又出现了其他形态的鸟粪。生命大概就是这样,除了季节的轮回,还有鸟粪的交替。不会忘记,有这样一只小鸟,曾经来到我的世界。

## 十日谈

我家宠物 责编:沈琦华

电梯里赫然出现一张A4纸,“寻猫启事”排版很讲究。